

酒话里有真话
没有无话找话



编著

酒话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张怀，笔名老槐，男，1943年冬出生于河北省蔚县。1963年秋，毕业于柴沟堡师范学校。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小学教师、校长，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新闻科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文联主任，县政府副县长等职。在专门从事新闻写作期间，在各级报刊、电台播发近千篇新闻稿件，发表多篇杂谈、游记。在任宣传部长时，虽基本上疏于笔耕，但还热衷于主编《蔚州史话》，且流传甚广。1998退居二线后，又提笔从文，先后有《老槐游记》、《杏扁颂》（与龚云堂合作）问世。

序

酒为三点水加酉。三点为水，水为生命之源。酉则为器物，盛载之器。通过对历代出土的大量的酒器考证可知，我国是酒文化的发源地，酒与华夏文化同寿。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酒与人可以说是同舟前进。酒文化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缩影。酒文化可谓博大精深。自古以来，酒便是祭奠天地、祖宗的首选用品。自古至今，从国家庆典到百姓红白喜事，酒必不可少。“无酒不成席”早已成为亿万人民的共识。自古至今，美酒与英雄相提并论，美酒与豪情始终相连。酒因人而美，人因酒而灵。有多少美妙动听的人与酒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刘邦项羽争天下，大摆鸿门宴；
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掉箸保平安；
李白举杯邀明月；苏东坡把酒问青天；
孔融反对禁酒令，座上客常满；
关公温酒斩华雄；文君当垆美名传；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杨贵妃醉酒醉江山；
宋江酒醉题反诗；刘伶一醉整三年；
王羲之醉写兰亭序；柳宗元举杯消愁烦；
张简饮酒得真趣；陶渊明不向醒者传

……

这些故事反映了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反映了酒与英雄、美人、学者们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明了酒本无心，酒本无意，酒本无为，而饮者有心、饮者有意、饮者有为，人与酒结合，便有了说不完的精彩故事。

古今之人饮酒、咏酒、论酒者甚多。老槐兄亦是一位饮酒、话酒之人。老槐话酒，尤为公正，功归功，过归过，敢说己之丑，不揭人之短，并归结为功过在人不在酒。读老槐酒话，似听他讲心底话，酒话一体，人生哲理。以酒解读社会，以酒解读人生，这是老槐大半生历练之结晶。老槐这部《酒话》，话饮酒、话佐酒、话醉酒、话劝酒、话酒功、话酒过、话酒令、话酒肆、话酒联、话酒德、话酒戒，话

古人饮酒趣闻，话今人饮酒故事，话中国名著与酒，话这话那，对中国酒文化的各个层面似乎都涉及到了，但所占笔墨均不多。他的这部《酒话》，左右是这两个字，不是“话酒”，就是“酒话”。他的这部《酒话》，既话酒也话人，侧重于话人。话人者，既话他人也话自己，侧重于自己。话自己，既话自己的饮酒历程，也话自己的心得感受。这正是老槐《酒话》之特点。

老槐在他的《酒话》中，不惜笔墨，用相当的篇幅写了“醉翁吃语”“醉悟人生”“醉翁日记”，以及“饮酒谈心”等，其实统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话”也。这“话”，半话酒内半话酒外，侧重于酒外。比如，“贪杯过多，往往又吐了出来。”喝酒人喝多了吐酒这是既正常又平常的事情，但把这话与“贪图富贵，往往富贵俱失”放在一起，就寓有深意了。又比如，他说：“权力和金钱，女人和酒，都很重要。”紧接着他又说：“对人类最重要的东西，是空气和水，是食品和常识。”他还说：“喝酒是趣事，但倘若变成了非干不可的活儿，也就成了苦差事。”如此这些“酒话”不都是大实话吗？但有一点他感悟得深，他说，讲真话人们不爱听，讲假话又不想讲。讲“酒话”最适中，人们都爱听。所以，老槐把这些大实话改变为“酒话”说出来。不管怎么说，老槐“酒话”还是大实话。但有一点也需要指出，他在“酒话”中，有一些却往往是正话反说。“处事不可小气，教子要有奇方。可饮过量之酒，多贪不义之财。”“嫁女择大款，不问根底，娶媳求丽人，勿计品性。”此话粗听很不入耳，细思则幽默诙谐且意味深长，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是绝好的讽刺。

老槐在他的《酒话》里反复强调酒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喝好了是好东西，喝不好则是坏东西。酒可饮之，但不可强饮之、暴饮之。饮酒贵在适中，醉酒贵在微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与老槐兄常常大饮而特饮。一次在他那五尺小土炕上，喝得昏天黑地，腿搭腿昏昏睡到黑。一连三天，头如戴上了紧箍咒、肚里搅成一锅粥，欲吃吃不下，欲吐吐不出，三天内仅吃了三碗凉粉。这些年，我在外地工作与老槐接触少了些，一年之内偶而见上一面，喝还是要喝的，豪情依旧在，他的酒量大不如以前了。这些年，虽然与老槐接触少了，但关于他的故事还不时传到我的耳中。我听云堂兄说老槐退休后仍然恋酒。云堂兄为了让他少喝一点酒，多活几年，便拉他出去搞点调研，写点东西，意在让他手头有一些事做，或许可以疏远一些酒局。事实并非如此，他跟云堂兄出去，喝酒机会一点也不减少。云堂兄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些故事：那年他们一同到二连去考察。同车坐的是老槐与曹瑰宝，一路上谈天说地。当越野车进入草原路时，路旁一只大狗狂追乱叫。这时，老槐发感慨了：你说这只狗吧，真是少见多怪好管闲事。要是天天给他一些酒喝，醉醉的，它恐怕就不爱管这些闲事了。从二连返回途中，老龚问老槐，这次二连之

行有何感想？老槐对考察商务活动的事只字不提，对蒙古族人的喝酒却大加议论：你看人家蒙古族人一下车便从怀中掏出酒瓶来坐在街上喝开了。在农贸市场，人家一边做生意一边喝酒，既省工又省菜。老龚对我说，对老槐简直没办法，他是把什么都能和酒联系起来。

老槐兄，为人正直，饮之豪爽，行之正派，吐之文明。我与老槐处之多年，感受颇深。我读他《酒话》，如读其人。

没想到，去年春天，老槐兄做了开胸手术，切除了食管里的肿瘤，并进行了化、放疗。庆幸的是，他身体状况恢复得较好，精神状态也还不错。今年我去看望他，他说他把烟戒掉了，酒虽然还没有开喝，但他说他不想彻底戒掉。他还是念念不忘酒。但愿老槐兄人、酒皆长久。愿天下喝酒人能饮则饮，能饮多少饮多少，饮而不乱、饮而文雅、饮而气质、饮而友谊、饮而和谐，愿天下喝酒人对喝酒人有一些理解。

是为序。

李王善

2013年3月6日

我为什么要写“酒话”

(自序)

我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写一些“酒话”呢？如实说来，不外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我似乎有一截酒肠，不仅性嗜酒，且性能酒。许多年来，几乎是一日不可以不见此君。而且，我不仅从酒中得到了趣，也从趣中得到了酒。我曾写道：“半百光阴匆匆逝，一生积蓄略存酒。”我曾反复地思考过，酒，到底给了我些什么？或者说我从酒中得到了些什么？实话实说，酒曾经给过我一些欣慰和快乐。酒，给了我一些从教科书中学不到的东西。酒，使我仿佛看到了大千世界浓缩的影。从酒杯中，我仿佛透视了人的内囊。从酒水中，我似乎已品尝到了人生的滋味、真味。对此，我知足矣！同时，酒亦给过我忧愁和烦恼。酒使我的记忆力减退；酒使我这个本来就欠缺智慧的人更欠缺了智慧；酒使我糊涂。糊涂饮酒糊涂醉，糊里糊涂度年岁。我从而立之年小酌，到不惑之年大饮。酒陪我度过了知天命之年，而今又伴我进入了耳顺之年。是酒使我耳顺之年不耳顺。五七杯酒落肚之后，往往感到烦躁，往往喜怒形于色。听不进去一点不顺耳的话。酒多话也多。过多的指责和直言，得罪了一些亲朋好友。酒让一些朋友疏远了我，真是落了个“一生爱我唯有酒”的地步。酒曾使我心口憋闷过好长一段时间，酒让我接连不断地牙疼，酒也曾令我病卧过街头。不止一次，酒将我送入阴阳之交界，阴界未许可进入，命我返回。且又为我添加了一段酒肠。（不是戏言）总而言之，酒让我只会喝酒，而别无他技。对此，我亦知足矣！我的“只会喝酒”已小有名声，有人称我为酒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自己心里明白，我至多够得上“酒之徒”这样一个“中级职称”，要再晋升“酒仙”这样的“高级职称”，一则硬件不充分，二则因年事已高，“酒职办”不批了。再说，从实际能力上讲，恐怕只能一天比一天下降了。倘若到了七十开外，还能保留一个“酒之徒”这样的中级职称，也是不错的。

清代怪杰石成金曾经说过这么两句话：“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人一旦过了七十岁，仍能日饮二两酒，保持一个“酒徒”的名分，即使常与鬼为邻，又有何惧？据说，有钱能买鬼推磨，有钱却买不断鬼门关。据说，酒却能通融通融鬼门关。“三怀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在人间，这既合常理，又合规律。人鬼情同一也。若携一壶酒去走走鬼差门儿，说不定，酒杯端，鬼政策亦能放宽呢！以上这种种的感想，能否写其一二呢？这委实是我要写“酒话”的第一个原由。

其二，我略知酒。从千杯万盏中，我知道了酒，从古诗文中，从古戏剧中，我知道了酒。比如，酒的起源、酒的发展、酒为何物、酒味、酒趣、饮酒的几个阶段，酒的特异功能，酒之功，酒之过，人的酒量缘何有大有小，酒缘何能醉人，为什么酒到酣处无须劝，为什么对酒历禁而不能绝……酒是一种特殊的饮料，其味多变，其性多重。酒能成事，酒亦能坏事；酒能成人之美，酒亦能毁人之美。这是我要写“酒话”的第二个原因。

其三，我爱好文学。爱屋及乌，我更加偏爱关于酒的文学。我很是喜欢有关酒方面的书籍。我是一个舍得花百八十元喝酒，而舍不得花块儿八毛买一块手绢或是一副鞋垫的人。我比较爱书，然而我买书也很吝啬。唯独看见了有关酒方面的书，我便一点也不犹豫地买下来。可是，因为见到酒方面的书太少，所以，我的书架上，至今不过有三本专门写酒的书。即：《古今酒事》、《中国古代的酒与饮酒》、《诗酒风流》。还有一本《酒色财气醒世录》，它不是写酒的专著，而是冯梦龙先生的并未收进“三言二拍”的散失的言情喻理的白话小说。但因为书名的第一个字是“酒”，所以也买了回来。不过，平素之下，无须花钱。在报刊杂志上，只要发现了酒的文字，便有意剪裁下来；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只要看到写酒的句子便勾画出来。其间，也摘抄了一些咏酒的名句。李白、杜甫、白居易、陶渊明、苏东坡等名家的名诗词，特别是他们咏酒的诗词，我一看到便爱不释手。我的案头常有《全唐诗》、《全宋词》，茶余酒后，专选咏酒诗词欣赏。这也是激发我要写《酒话》的原因之一。

其四，我闲，而且闲得无聊。大凡闲惯了的人忙不得，大凡忙惯了的人闲不得。由闲到忙还是由忙到闲，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要适应由忙到闲，须找一些轻松活儿作为过渡。于是我便找人下象棋、围棋或是找人搓麻将。实践了一段时间下来，我深深感到：喝酒，我是熟练工。下棋刚会走步。麻将更是软差，十之八九是输。而且，“喝酒越喝越厚，耍钱越耍越薄”。我体会到了这句老话确有道理。于是，我有意慢慢地远离那老麻，有意近乎那象棋。古诗云：“一生爱我唯有酒，凡事输人不但棋”。我曾自嘲自慰：“出门搓麻怕输钱，回家读书畏花眼，打发时光唯为酒，百思无计总是闲。”闲，闲，闲！闲出病来谁来管？于是，我便索

性且饮酒且写酒，若能达到“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的境界，不仅天天手头有些事做，而且也算一件小小的快事。于是，我从2001年便开始了边喝酒边读酒边写酒。2002年8月，我的第一本“酒话”面世了。这本“酒话”与我的一些酒友们见面后，有不少朋友给予了肯定，并鼓励我再写续集，而且，有的为我出题目，有的为我讲故事。于是，我又一点一点地写起了“酒话”续集。2004年，“酒话”续一集面世。2006年续二集面世。2010年续三集面世。就这样边喝酒边读酒边写酒，慢是慢了点，十年时间也还编写了四本“酒话”。我之所以能够不很费力地把“酒话”续写下去，可以说得力于我的三好，即好喝酒、经读酒、好写酒。好喝酒，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至少要喝七百回酒。人请我不至，酒请点头来。我有一首打油诗标题是“自画像”：

只要睁着眼，指间不离烟。

宁减千日寿，不忘老白干。

好读酒，一是喜爱读古今之人谈酒论酒的诗文，二是好解读它。酒的主要原料是水而不同于水；酒中有营养成分而不同于营养品；酒精能使人中毒，而不等同于毒品；酒能助人为乐，也能助人为悲；酒是灵感剂，也是糊涂液。总之，酒既可以是这，也可以是那……对此，我常常想入非非，甚至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问题：生活中真正的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并非以艺术化的形式出现，而酒后出现的人生百态，竟然常常是戏剧化的。这究竟谁是编导？我还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大千世界、无所不有、无所不奇、无所不在变迁。农业机械化早就代替了刀耕火种，大棚农业，使农产品四季常青。但是，尽管天在变、地在变、人在变，但是有些法则不变。比如，人总是要死的，酒水总是流不尽喝不完的。酒是一种物质，本身没有生命。然而，酒为什么一旦与人结合在一起就显示出它的激烈而又热情的生命力？与酒有关的话题太多了，于是我选择了酒这个话题且始终不渝。我在写作《酒话》过程中，自己鼓励自己，要勇敢地喝酒，要大胆地酒话，既要遵循古人又敢于推开古人，力图公正地话酒与话人。

“酒话”第四本面世之后，有朋友劝我趁身体还行的时候，将其整理归类，筛选加工，合成一本正式出版。我的一位老上司、老学兄兆泰先生多次给我写信乃至面谈要我尽快完成此事。正当我行将动手整理的时候，却发现了食道里长了肿瘤。这正是2011年的春天。这一年，我半年时间在北京肿瘤医院治病，手术、化疗、放疗、复查。半年时间在家养病。这一年，我遵医嘱并听从亲友的劝告把烟戒掉了。这一年我滴酒未沾。春节过后偶尔喝一点葡萄酒或黄酒。我不想把酒彻底戒掉。我想，我曾反复说过“酒有定数”，难道说我这一生的酒已经喝够“定数”了吗？不会的。我总觉得，我的有生之年至少还有半吨酒的指标在等待着我去享用。我又一

次想起了清代怪杰石成金“人生七十鬼为邻”的话，2012年，我刚刚进入七十岁，与鬼为邻是无疑的了，这又有何惧哉？我想，我在进入七十岁以后仍然要保持一个“酒鬼”的名分，这是我的夙愿。

又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的身体状况恢复得还算不错。于是，我又拿起了笔修改“酒话”旧稿，本着删多增少的原则，编排成册。在即将交付出版社排版印刷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又想起了四十年前，我与班岭、李建华等年轻的朋友，在吉家庄公社捧着一本据说是从皇宫里传抄出来的玩弄文字游戏的小册子打卦问前程的往事，我那一卦还真是言中了。到如今，真格是“落花流水今逝去，大快文章尽属虚”的了。我知道，如今文学之类早已不值钱了。人们对著书出书之事早已不屑一顾。不管他，我是为了把这一本厚厚的《酒话》作为进入冥国时的“护照”，以此证明我除了爱喝酒、爱说酒话之外而别无他技，庸庸碌碌一生。既无什么功，也无什么大过。在接受判官乃至阎君审问和发落时，万一觅得一个在阴间的酒宴之上执掌酒壶的差事也不敢定。

此自序的前半部分是2002年打印第一稿“酒话”时作的。后半部分是这次补识的。

2012年8月

目 录

我与酒	1
人与酒	40
话 酒	87
酒 话	136
饮酒谈心	185
四大名著与酒	203
酒政杂谈	239
饮酒故事	269
戏作喝酒诗词联对	337
附录	365

我与酒

我与酒

吃酒忆趣

借酒话旧

忆醉

忆斗酒

我是啥人

我何时清醒

小酌西子湖

醉登泰山

丽江夜饮

蓬莱阁记

浪迹天涯难忘酒

为健康举杯也为病魔举杯

我与酒

有朋友看了我正在写作的“酒话”的一些章节的草稿后，直言不讳地对我说，“酒话”，旁征博引，寻章摘句甚多，讲自己饮酒经历和体会不够。饮酒故事，也是讲古人多，讲“从前”的民间传说多。

对朋友们的评说和建议，我以为然。近年来，我目睹耳闻的新近发生的饮酒故事何其多也！有的还颇有传奇色彩和戏剧化。但是，这不能去写。作文和说话一样，不能论人非，不能揭人短。饮酒失态或闹笑话，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照人的事。说自己之非，揭自己之短，回顾并审视自己的过去，于人于己均无什么不好。

一、今生饮酒知多少

大凡每一个酒国的住民，一次饮酒，即使大醉，待他醒来的时候，你问他到底喝了多少酒，他也能比较准确地说出喝了多少酒。

可是，如果问他，你上一个月喝了多少酒，他略一沉思，报出一个数目来。如果你再问他，你去年一年喝了多少酒，他茫然矣。如果你继续问他，你有生以来总共喝了多少酒，他便瞠目结舌无以应答。

我深信，天下的酒民千千万万，没有一个愿意花钱雇一个随身账房先生为其记录饮酒流水账，并日清、月结、年报，存留一生的饮酒档案的。

我何以想说上面这么一些单调而无聊的话？因为，一是我接受过好几位朋友这样的提问，二是我曾反复地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有人曾经问我：“你现在总共喝了多少酒？”我说：“未计其数。”“估计呢？”他追问道。“估计有两三吨吧。”我脱口而出。其实，并没有用心去想。前年夏季的一天，好友徐杰邀我陪同他去涧垆村办点事。那天中午，我俩喝了个畅快。酒后，我们乘坐那一辆吉普车颠颠簸簸地赶路。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想起苏东坡与友人饮酒时戏对的一幅楹联：“醉汉骑驴，颠头簸脑算细帐；艄公摇橹，作楫打躬讨船钱。”于是，我便念给他听。他听便说：“咱俩醉后乘车，颠来颠去算酒账吧。”于是，先算我的账，后算他的账。我二十一岁那年开始学喝酒。头十年，是偶尔喝一点，一年之内喝上几回，至多十几回，一回喝二三两。这十年，不过三四十斤酒。三十岁至四十岁这十年，酒量大了，饮酒次数多了，特别是恢复了稿酬以后，有那么七八年，我每月所得稿酬，少则十几元，多者三十几元，差不多抵得上当年

我的月工资了。这些稿费，大半用于喝酒，一块零三分一瓶的蔚州白酒，一喝就是半瓶。这十年，少说也喝了800斤酒。四十岁以后，应酬多了，交往多了，几乎是无一日无酒。一年算上150斤，这近二十年就是一吨半。徐杰说，这么推算下来，你已经喝了近4000斤酒，且啤酒不算。

接着，我俩又为他算酒账。他年岁比我小，可酒龄不比我短。算来算去，他与我饮酒量相差无几，少说也有3500斤，且啤酒不算。

回到县城后，已是傍晚了，我俩又去一小酒馆边喝边聊酒话。从今生饮酒知多少，到酒钱知多少，一直聊到今后还能喝多少，尽是一些无聊的话题。最后，我俩达成共识：勤俭人家，一年一个万元户，而我们这些好饮之人却是一年一个万元肚。

二、老伴的唠叨

一看到我朦胧着醉眼回家来的样子，一看到我又在家独自饮酒时也总是舍不得早点放下酒杯时的境况，老伴总是唠叨：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你这辈子不知要喝你们张家多少辈子老祖宗的酒。对她这话，我虽口不言同，而心却言服。

我出生在一个三十几户人家的穷山沟里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据说，爷爷也喝酒，但只有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少喝一点，平素概不喝酒。父亲在七十一岁以前，酒未沾过唇。我小时候也没有闻过酒的味。父亲七十一岁那年，我四十二虚岁。那时，我已到了喝酒的旺年。我回老家探望父亲时总爱招揽人在家喝酒。每当在家喝酒时，别人硬是劝我父亲喝一点。他老人家就勉强尝一口。尝的次数多了，后来虽然一次能喝三四钱酒了，但他独自一个人时还是绝不喝一滴酒的。父亲八十岁以后，由于患前列腺病，排尿越来越困难。听医生说，有这种病，不能喝酒，老人家不管谁劝，也不喝了。到八十五岁去世，这五年又是唇不沾酒。这么算起来，他老人家比起一般贫苦人，在世年代也不算短，但他一生饮酒总量也不过十斤八斤的。我这个叛逆的子孙至今已经喝了那么多酒，相当于父亲一生饮酒的千百倍，能不令老伴如此唠叨吗？

三、我的饮酒历程

我这大半生，是平淡而又平静的。但却不知为什么与酒结下了难解的缘分。时至今日，回顾我的饮酒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曰初尝；二曰初恋；三曰狂热；四曰为伴。

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我是老老实实的好学生，又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不吸烟不喝酒，而且还协助班主任做一些喝酒抽烟的同学的思想工作。1963年8月，我刚满十九岁，从柴师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蔚县西合营南场小学任教。我们的侯校长颇

爱喝酒。比我早几年毕业的老校友蔡老师也爱喝二两。每天吃中午饭时，他们两个都要各自喝二两白酒。我们几个年轻的教师，一斤半面的黄糕吃完了，他们两位还在各自慢慢地喝酒。我觉得十分可笑，黄糕都凉了，还喝什么酒，酒能充饥吗？侯校长似乎看出了我对喝酒的不屑一顾。一次，他硬是拉我同他喝一杯酒。校长老先生硬是让我喝，我只好喝了一口，含在口里然后又吐了出来。侯校长说，不行，你再喝一口，我又喝了一口，还是不肯下咽。记不清是哪位老师捅了我腋窝一下，我一不小心咽了下去。哎哟，又辛辣，又呛得慌，比猫尿还难闻呢！我当即表示，以后谁再喝酒谁是一个狗。我说这话，侯校长也没有恼，但我觉得说漏了嘴，赶紧跑了出去。以后，侯校长、蔡老师几次拉我喝酒，我都未喝。一次好像是吃结余，凡入伙的全体教职员工围坐在一起会餐，桌子上放着两瓶酒，侯校长让我喝，让大家都喝。碍于面子，我忘了先前的誓言，竟以初生牛犊的精神，一口一杯，连喝了三杯。顿时，觉得天也旋地也转，头晕晕，脚生风。回到宿舍，睡了长长一觉。睡醒以后，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喝酒，侯校长是我喝酒的第一位导师。侯先生作古多年了，现在，我与人喝酒时，还经常提到他。

那时候，我正年轻，又刚刚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对吃东西总是肚饱眼不饱。有一次，我们刚发了薪水（我月薪29.5元），几个年轻老师一同去吃豆腐干，一人一口气吃了十块豆腐干，还不过瘾。忘记了是谁提议，一人喝一两酒。其实喝酒是闹着玩的，目的是再吃几块豆腐干，结果每人又吃了五块，方才作罢。

1965年2月，我还不满二十一周岁，就被县教育局调到东南山里面的茨藜沟中心校任校长。茨藜沟中心校管辖着茨藜沟公社和章家窑公社的二十几个村的小学校。那时候，我们每半个月，全学区的老师集中到中心校开会学习一次。有一次集中学习，一位姓韩的老师提议一人掏五角钱喝一次酒，记得我主动掏了一元钱。这一次喝酒，有七八个老师醉倒在小伙房的大炕上。我也喝了不少，虽然没有醉倒，但脸色苍白，心烦身软。当年我虽然不懂得酒是水的形态，火的性格，但我却是又一次尝试到了它的厉害。

我把这个阶段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喝酒，称为我的饮酒历程的初尝阶段。

1966年8月，我被调到岔道公社任文教助理。当文教助理，管学校的具体事少了，做公社的中心工作多了。成天不是爬山越岭，就是出入四十里长的飞狐峪。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水尤其困难。麻黄里的水干了以后，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从杨大人沟轮流着担着一担水回公社去，走在半道，正该我挑的时候，恰逢杨大人沟的民兵连长到岔道去，他硬是替我挑了很长一段路程。吃午饭时，我为了感谢他，从供销社买了四两酒，请他喝。我们俩正在喝酒时，供销社的小武来了，一会儿话务员来了。我又让话务员去打了半斤酒。四个人喝了个热热火火。我觉得喝酒

似乎有点意思。

山里的冬雪下得早。莜麦还在地里的时候，就会厚厚地盖上了一场压冬雪。这时候，成群的山鸡就会到莜麦地里去觅食。公社书记和主任不在的时候，话务员小陶就带我去套山鸡。他既会缩套又会下套，每次都能套一两只回来。我就找粮库的老王，让他弄点麻油炸着吃，偷偷地就酒喝。这个秘密被公社秘书发现以后，他也入了伙，有时还主动去买酒。在岔道公社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还有一次喝酒，令我至今难忘。一次，我与大老李从高庄子到大寺沟去。那天，天阴沉沉的，要下雪了，我从高庄子供销社买了一瓶二锅头装在挎包里。刚一出村，就飘起了雪花，越下越大，出奇得大。脚下的积雪越来越厚。大雪盖严了山岭，填平了沟壑，挂满了树枝。我俩的身上、头上、眉毛上全是冰雪。我们俩那天真的是四肢并用，才赶到了大寺沟小学校。曹老师见我们冒着如此大雪而至，赶忙往铁炉子里添柴，烧水。我却从包里提出二锅头来要喝。曹老师说，你俩等一等，我给熬点山药吧。不一会儿，一砂锅热气蒸腾的山药端上来，我们三个喝了起来。几口酒下肚，顿觉脸烧耳热，浑身舒坦起来，那是我自喝酒以来喝得最香的一次酒。

酒啊，酒！我不仅不讨厌你了，还真的对你有了好感。你不仅真的能够驱寒，解乏，充饥，而且还能给人以生活的乐趣。

我似乎与酒发生了初恋。我与酒的初恋阶段往后延续了好几年。

1968年，侯王建议，对农村教育、乡村教师震撼非常大。在这次震撼中，我不仅没有被下放到大队去，而且被抽调到了县革委机关。先后在教育革命办公室、斗批改办公室、整党办公室、政治部办公室、大批判办公室工作。在这期间，我与酒的关系还是停留在初恋阶段。既有点想念它，又有些畏惧它。遇到饮酒的机会，有时喝，有时不喝，若即若离，躲躲闪闪。记得有一次，县革委一名副主任和民政局长带领县剧团去西合营、小洼等地慰问当地驻军官兵。在西合营，我一点酒也没喝。在小洼，喝的是竹叶青，我没有尝过这酒，一尝，又香又甜，其色其味如蜂蜜一般。我喝了不少，感觉良好。下午，剧团有一场慰问演出。演出前，县里有一位领导应讲几句话，讲话稿是我草拟的并已交稿给了主任。可是他喝醉了，躺在床上不起来，局长也醉了，坐在车上不下来。于是，如此大任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大胆地站在戏楼上讲了几句表示慰问的话。后来忆及此事，主要是借助了酒的威力，有酒壮胆，我才如此大胆地以县革委的名义在台上讲话。

1973年，撤消了许多临时办公室，恢复了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我被合并到宣传部报道组。大概是1975年吧，报社、电台恢复了稿酬。从1975年到1982年，我笔耕不辍，正是上稿率很高的时候。一年之内，少则六七十篇，多则突破百篇见诸报端和电台。每隔几天就有汇款单来。那时候，花上两三元钱，就可以请好几个人

喝上一顿酒了。那几年，我与报社、电台的编辑、记者混得很熟。他们到县里来采访，由我陪同，我去送稿件，他们对我都很热情。除了写稿、改稿、发稿的关系外，我与他们在喝酒方面也是兴趣相投。他们来县里采访时，我们一起或乘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或步行，到公社、大队、机关、厂矿去采访，不是吃派饭，就是排行买饭，想喝酒更是自掏腰包。白天采访，晚上组写稿件。完稿之后，我便积极倡导喝酒，并且主动去买酒，买豆腐干，最好的下酒菜是几个猪脚，大家十分和睦且愉快。报社的摄影赵记者滴酒不沾，但爱热闹，他以水代酒，也要碰杯。那时，只要发蔚县的图片，其实都是他亲自拍摄、冲洗、放大，但总要署上我的名字，为的是让我一幅照片拿一元钱的稿费。有时发半个版的图片报道，我就能领到八九块钱的稿酬。这八九块钱能买多少豆腐干！其他编辑记者只要来蔚县采访，即使是他们亲自撰写的稿件，也往往署上我的名字，我便可以得几元钱的稿酬了。

那时候，新闻报道有一个网络，各公社都设有广播编辑，各科局、大一点的企业都有通讯员。我们不论到哪里去采访，差不多都有当地的通讯员陪同。有几个广播编辑和通讯员不仅积极地写稿，而且对县报道组以及各报社的记者十分热情。吉家庄的一位广播编辑，不仅能说会写，而且为人热情，性嗜酒。我们只要到他那里去，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准备酒菜。他在公社管我们喝酒，他在他父母家管我们喝过酒，他在他未婚妻家管我们喝过酒。喝酒越喝越热。他来县城，我便在我那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东下房管他喝酒。一次，我们俩在我小东房一人至少喝了一斤二两酒，连醉三天，别的饮食不能进，连吃了三天凉粉。

张家口日报的一位老编辑，只要来蔚县，就到我家吃黄糕，喝老酒。我只要去报社，他就管我喝酒。有那么几年他是夜班主任。他硬是让我陪他上夜班，等他编发完毕次日的新闻后，我们俩就通宵达旦地喝酒。

这样，我与酒建立了感情，我的饮酒由初恋阶段进入了热恋阶段。

1983年9月，我由一名股级新闻科长，被破格提升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九年多。在这期间，我的饮酒已经到了高峰期，而且，饮酒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儿”。各级宣传部门来人，不能不陪。因为我当了多年的新闻干事，各级报社、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来人，不得不陪；文学艺术界来人，不得不陪，因为我还兼着文联主席。因为我能酒，县委、政府有时指名让我去陪客。至于下乡、包片，做中心工作也少不了喝酒。那时，县委对常委们下乡喝酒管得很严，不让喝酒。为此，我在生活会上，不知做过多少次检查。特别是每年的元宵节，因为我是元宵社火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蔚县又是有名的传统社火之乡，除了文化宣传、新闻单位，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前来，其他各界人士也慕名而来，我都得去照应，有时一日三餐，除早餐外，正餐往往顾上喝酒而顾不上吃饭。喝酒成了

“活儿”，也就等于受罪。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候。

“文革”期间，北京文化艺术界、演艺圈的一些名流，以及电影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的学子们到蔚县劳动锻炼过，当时称为“文艺连”和“学生连”，由部队管理。郭兰英就在北洗冀被监督劳动两年之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蔚县锻炼过的“学生连”的大学生们大都成了京城文艺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对蔚县的秀美山川及古建、民俗是了解的。所以经常来蔚县拍摄电影、电视。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现世活宝》，在蔚县一住就是两个月。赵本山第一次拍电影就是在蔚县拍的。我与他喝酒就很开心。他豪放，酒量也大，而且爱动爱出洋相，在酒桌上也爱表演。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西游记》剧组的师徒四人，以及其他一些特型演员都来过，我都陪他们喝过酒。

1992年底，我离开了宣传部，到政府工作。政府工作比宣传工作要具体得多。每天除了开会，就是跑项目，跑资金，组织实施，协调各方面关系，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我对“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深有体会。那几年，除了因“公”喝酒，因“私”喝酒也不占少数。一是参加人家的婚庆宴席，一年下来，少则接到三四十个请帖，多则七八十个请帖，不去不好，去了不喝也不好。二是春节期间，今天我请，明天他请，轮流坐庄。记得有一年正月，十几个人硬是把东家准备的酒喝光，这叫打他的锅，方才尽兴。在这个阶段，酒事比别的什么事都多。对上对下，对左对右，或厚或薄，应酬总不可免，安排不妥，便有意见。老朋友请，不能不到；年轻人举行结婚大典，不能不到；有亲朋来访，饮酒更是不可少的节目。偶尔有一天空档，又觉得独自一人无聊，好在大家都有手机、呼机，于是又是呼朋唤友，很快就聚在了一起。总而言之，一个字：喝！这就超出了一般地热恋，而是到了狂热的地步了。

1997年底，我退居二线，工作轻闲了，饮酒也逐渐清闲下来。应酬少了，聚众饮酒次数少了。在家独饮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我在独饮的时候，常常默念着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怀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首诗，觉得也并非无趣。桌上一壶酒，自酌自斟，想干便干，想嘬就嘬，自斟自饮，乐在其中。我把这个阶段，称为以酒为伴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不仅喝酒，而且研究酒。我开始体会到了酒的性格，酒的妙用，酒的功能，酒的功过。成也酒也，败也酒也。我的体会是莫怨酒，皆在人。有的时候，我想得很多。一次独饮之时，我忽然想到了“明白”一词的由来。天色微明之时，天际才出现了鱼肚白，接着才是大白于天下。明白，明白，明了也白了。那些年，似乎不该那么喝酒。

茶主静，酒主闹。过去，我重酒轻茶。现在，也喝起茶来了。然而在喝茶时也在想酒，在思考酒。谁说“一人不喝酒，二人不玩钱？”对二人不玩钱，我没有